

《吳憲齋尺牘》所錄古璽研究

徐在國*

目 次

1. 前言
2. 凡例
3. 尺牘
 - 3.1 光緒元年乙亥（1875）三月廿九日
 - 3.2 光緒元年乙亥（1875）三月廿八日
 - 3.3 光緒四年戊寅（1878）三月廿一日
 - 3.4 光緒四年戊寅（1878）三月廿五日
 - 3.5 光緒四年戊寅（1878）五月五日
 - 3.6 光緒八年壬午（1882）六月十八日
 - 3.7 光緒五年己卯（1879）正月人日
 - 3.8 光緒七年辛巳（1881）二月六日
 - 3.9 光緒八年壬午（1882）十一月十八日
 - 3.10 光緒九年癸未（1883）二月初六日
4. 結語

《吳憲齋尺牘》^①系國立北平圖書館金石叢編之一，收錄的是清末著名的金石學家吳大澂（憲齋）致陳介祺（篹齋）的書信五十八通，往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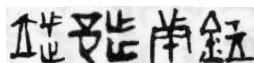
* [中國] 徐在國，安徽大學教授（zai guox@yahoo.com.cn）

① 吳大澂 著、謝國禎 編，《吳憲齋尺牘》（一函七冊）（商務印書館，1938）；又《吳憲齋尺牘跋》，《吳憲齋尺牘》（文史哲出版社，1983）（影印本），423-426 頁。（本文即用此影印本）

書信中涉及二公學術研討的較多，關於陶文部分我們已經形成專文，這裡僅就古璽部分略作討論。

每條下，首為書信寫作時間；次為古璽考釋內容，為不失真，所錄字形均為掃描剪切，後為頁碼；再次為按語。

光緒元年乙亥（1875）三月廿九日



第二字似都，第四字即鉢。59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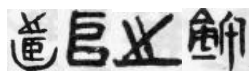
按：這是一方燕官璽，重新著錄于《古璽彙編》0292 號，原拓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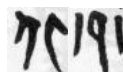
。首字施謝捷先生考釋如下：^①

實際上，原釋“**𠄎**”之字本作“從立、從**之**”，應該隸定為“**𠄎**”，所從“**之**”是一個“從止、**出**（之）聲”的字，戰國文字中數見，大概就是《說文》“從止、寺聲”的“**峙**”字異構。然則“**𠄎**”疑當即“**峙**”，《集韻》上聲十五海韻：“待**峙**，蕩亥切。俟也。或從立。”《說文》立部：“**俟**，待也。從立、矣聲。**𠄎**，或從已。”又：“**須**（**𠄎**），待也。從立、須聲。**𠄎**，或從芻聲（小徐本無“聲”）。”與“待”或從立作“**峙**”，正可比照。

其說可從。



疑是曲阜之鉢。59 頁



第一字似北，或即郟之省。



即州。59 頁

^① 施謝捷，《古璽匯考》，《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86 頁。

𠄎𠄎𠄎𠄎 右二字疑郁 𠄎，左二字疑 𠄎 鉢 59 頁

按：這是一方楚官璽，重新著錄于《古璽彙編》0278 號，原拓作：



《古璽彙編》釋為“龍城口鉢”。施謝捷先生考釋如下：^①

今謂第一字右半所從與“俞”相似，而“𠄎”
與戰國文字中的“戟”相近似，印文或當釋為
“俞𠄎(城)𠄎(戟)鉢(璽)”，具體所指，
俟再考。

我們認為，第一字舊釋“龍”，不能輕易否定。第三字似當分析為
從戈，召聲，讀為“尉”。此璽似應釋為“龍城𠄎(尉)鉢(璽)”。

𠄎𠄎𠄎𠄎 即潮，見陳侯因瓷器。59 頁

按：這是一方楚官璽，重新著錄於《陳簠齋手拓古印集》，原拓作：



，施謝捷先生^②、陳光田先生^③均釋為“易(陽)淖(朝)命(令)
鉢(璽)”。大澂先生釋第二字為“潮”是正確的。

① 施謝捷，《古璽匯考》，《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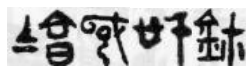
② 施謝捷，《古璽匯考》，《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③ 陳光田，《戰國璽印分域研究》(嶽麓書社，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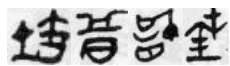
，即計，亦似訝。59 頁


按：首字當分析為從言，身聲，信字異體，並非“計”字。



右二字疑鄗國。《說文》鄗，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漕洧之間，鄭滅之。變邑從土，後人又改從木，假檜為鄗。《說文》國從口，口，回也。，象古文回，當即國之異文，與同文簡筆，亦計字也。59 頁

按：首二字釋“鄗國”，可疑。待考。第三字是“信”字，是齊文字特有的寫法。



第一字當是岐，左二字與二字同，當即計鉢。59 頁

按：此璽待查。



首一字奇古不可識，下為陽都二字，末一字似



之省文。59 頁

按：這是一方燕官璽，重新著錄于《古璽彙編》0192 號，原拓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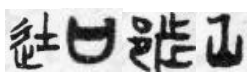


。施謝捷先生隸作“帛易（陽）都圭（圭—封）人”，考釋如下：^①

“圭人”，舊多闕釋（《古璽彙編》0192；《中國璽印類編》109 頁）。陳介祺釋為“封人”（《說文古籀補補》附錄 19 頁），因無詳說，後湯余惠先生對此進行過論證（湯余惠 1986），當可信。

^① 施謝捷，《古璽匯考》，《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79 頁。

《周禮·地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左傳》隱公元年：“潁考叔為潁谷封人。”杜預注：“封人，典封疆者。”宣公十一年：“令尹蔣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預注：“封人，司徒之屬官。”《論語·八佾》：“儀封人”，皇侃《義疏》：“儀，衛邑名也。封人，守衛邑之界吏也。周人謂守封疆之人為封人也。”《莊子·則陽》：“長梧封人”，陸德明《釋文》：“長梧，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封人”還見於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刻辭（《小屯南地甲骨》3398）及朱書玉戈銘文（《考古學報》1981.4），“封”字亦作上丰下土的“圭”形。（劉釗 1989）



徒疑即塗山之塗。《說文》



，人在山上，疑

即 字，義不可曉。59 頁。

按：這是一方燕官璽，重新著錄于《古璽彙編》0118 號，原拓作：



，當隸作“徒口都山”。最後一字，大澂先生懷疑是見於《說文》的“山（仙）”字，極具啟發性。強運開在《說文古籀三補》中考釋此字時說：“此與山極形似，或是古危字。運開按：《說文·人部》有



，從人在山上，音呼堅切。此正從人、從山，象在山上。古有山姓，山、仙蓋同字也。”後李家浩先生、大西克也先生，釋為“危”，讀為“尉”。可從。



是引鈕作獸形，不類元代物，亦非吳字。59 頁。

按：待考。



筠清館有魯伯愈簠鬲作



，與是印右一字同，左作



，亦非甘字，當亦周末物。二印得於都門廠肆，附呈鑒定。59 頁

按：吳振武先生對此璽做過考釋，今引述如下：^①

三晉私璽中又見有從“肉”從“𠄎”之字：



（陳介祺：《十鐘山房印舉》1·29 上，北京市中國書店影印本，1985 年，北京。案本文采自原鈐本，又同書 1·29 上及陳介祺《簠齋古印集》中國書店影印本，1990 年，北京）第 53 頁上、吳大澂《十六金符齋印存》（上海書店影印本，1989 年，上海）第 26 頁、葉潞淵《鶴廬印存》（顧氏過雲樓舊藏，榮寶齋出版社，1998 年，北京）第 77 頁收有一枚同文璽，當系仿作贗品）

《廣雅·釋親》：“顛，項也。”王念孫疏證：“《漢書·禮樂志》：‘殊翁雜，五采文。’孟康注云：

‘翁，雁頸也。’義與顛同。”似此從“肉”

從“𠄎”之字即“顛”或“翁”字的異體，

^① 吳振武，《談珍秦齋藏越國長銘青銅戈》，《古文字研究》27（中華書局，2008），312 頁。






跟後世當臭貌或肥貌講的“膞”字應該沒有關係。

吳先生之釋，可備一說。

光緒元年乙亥（1875）三月廿八日




鉢說

……用金，故從金。鉢之異文爲






，又省爲，疑皆字古文，變化不一，省金爲

再省爲，增爲，再增爲尔，或繁或簡，古今文不同

也。當釋作計鉢。當釋作市鉢，與《周禮》貨賄之說合。

傳鉢與劉氏轉徙之說合。，疑皆計鉢。《說文》計，會也，筭也。當即周時列國通貨所用，或系地名，或系官名，不可盡識。得此可證，鄭氏印章一說爲秦以後銅印之祖。60-61 頁。

按：均應釋爲“信”，參上。

《說文》，古文作，疑即將軍古文段借字也。61 頁。



按：這是一方齊官璽，重新著錄于《古璽彙編》0095 號，原拓作：





。大澂先生將首字釋爲“醬”字古文，在璽文中假爲“將”，極具卓識。只可惜，他的這一觀點並未引起學界的關注，以致在現在的一些工具書中還將此字釋錯。

光緒四年戊寅（1878）三月廿一日

頃至北關間步購得古玉鉢，色澤文字製作並皆精美其紐與漢印覆斗


略異，玉制潤而純白，字口內微有淺色，此古鉢中不多得之品。，當即事字。字不可識，求教之。176 頁。

陳介祺：










惠到古玉陽文二字鉢，至佳，惜不得手摩挲之耳。此種唯見於朱文銅鉢，前人謂之秦印，不知是三代，今多見亦似六國文字。此玉質而字大者，昔所無也。自是北，或從北字之省，即背，月後加。古文省多而假借少，似未可概已假借求之。（光緒四年戊寅（1878）五月五日，《秦前文字之語》319 頁）

按：這是一方私璽，重新著錄于《古璽彙編》1785 號，原拓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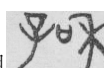

，首字大澂先生釋“事”是對的。次字介祺先生認為從“北”是對的，當隸定為“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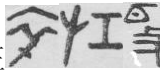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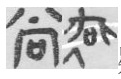

陳介祺：

新出土六字古鉢甚奇，即宀，則未詳，見陳猷釜，以藏印字推之是芻，，即莘，疑簞，即簞省，即芻，

蓋山虞掌進芻簞簞之鉢也。子子疑田陳鉢，子和子之稱，其一或剪芻邪。（光緒四年戊寅（1878）二月廿七日，《秦前文字之語》316 頁）


光緒四年戊寅（1878）三月廿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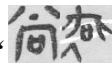
疑地名。似器用名。或即市字，小篆作。尊論即前芻，從，即莘省；即簞省，皆與鄙見同。字未敢定。與、皆

相類，古陶即古璽文，尤可相證。即《說文》引周書常故常任之故，
 瓦文王，璽文，左故、右故當係軍中官名。即
 卒，即軍，惟字屢見，究不可識。疑尚臧人三字。
 釜器是否完好，殘字至佳，其制當同陳猷釜。179-181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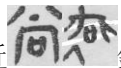
按：這是一方齊官璽，重新著錄于《古璽彙編》0156 號，原拓作：



，應釋為“清墜(陵)職(職)筭市(師)”。

大澂先生指出璽、陶“子×子”相類，甚確。釋“”為“卒”，
 亦具卓識。將璽、陶“故”字聯繫起來，也是正確的。“”字，學界
 爭論較多，這裡就不展開介紹了。“疑尚臧人三字”，不確。
 這是一方齊璽，重新著錄于《古璽彙編》0328 號，李家浩先生認為璽文
 “尚(掌)徂(路)”當是《周禮》“典路”的異名，是齊國的一方
 官璽。^① 李先生的說法是正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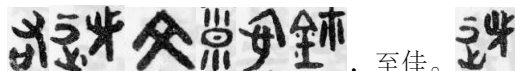
陳介祺：

新得大字古銅璽一。第一字右。第二字作，或都異文。第三
。第四，自是日上下有光，如皇之上作作，而許書不
 足征。第五，似非安。第六鈐，中三點甚小，近鈐，似

① 李家浩，《戰國官印“尚路璽”考釋》，《揖芬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329-331 頁。

六國書之近西周者。(光緒四年戊寅(1878)四月廿二日,《秦前文字之語》318頁)

光緒四年戊寅(1878)五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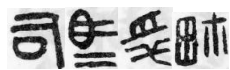


，至佳。鈇，當即徒之異文，從者省，見潘藏齊鈇。185頁

按：這是一方齊官璽，重新著錄于《古璽彙編》0282號，原拓作：



，應釋為“右遂文崇信鈇”。“遂”字從李家浩先生釋。^①



，第三字上半似受，下半泐，不可釋。此官鈇與向所見略異，字大無郭。185-186頁

按：這是一方楚官璽，重新著錄于《古璽彙編》0042號，原拓作：



，司馬卒(卒)鈇(璽)。第三字當隸作卒，釋為“卒”字，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中“醉”字所從的“卒”作“卒”。卒指兵卒，“司馬卒”即司馬所屬的卒。^②

光緒八年壬午(1882)六月十八日



鈇、鈇，以上皆舊藏。216頁



鈇、鈇、鈇、鈇、鈇，以上五鈇亦今春所得。216頁

按：以上古璽，大澂先生皆無釋文。釋文應為“或志”、“登畫”、

① 李家浩,《齊國文字中的“遂”》,《湖北大學學報》3(1992),30-37頁。後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5-52頁。

② 李家浩,《楚國官印考釋(四篇)》,《江漢考古》2(1984)


“邗口信鉢”、“厶坵”、“戒之”、“胡口”、“杜白”。

光緒五年己卯（1879）正月八日

鉢文至精，字似與頌鼎字類。235 頁。

按：這是一方齊官璽，重新著錄于《古璽彙編》0195 號，原拓作：



，首字當釋為“駮”，與不類。

光緒七年辛巳（1881）二月六日



王臧，申公弟子。275 頁

按：大澂先生釋文正確。此為秦私印。

光緒八年壬午（1882）十一月十八日

左司馬聞詢計鉢。



疑皆計鉢之變。千言為訐，似


古文本不從十，貨賄用璽節，今所見鉢文大半通貨所用，三代封泥與古鉢並存，亦可竇矣。351 頁。

按：這是一方齊官璽，重新著錄于《古封泥集成》2、《古璽匯考》



37，原拓作：，應從施謝捷先生釋為“左司馬聞詢信”

鈔”^①。“左司馬”，官名。《史記·項羽紀》“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鈔”前一字當是“信”字，大澗先生所錄皆為“信鈔”，非“計鈔”。

大司徒長，三代官印可寶，衡字可備一說。352 頁

按：這是一方燕官璽，重新著錄于《古璽彙編》0022 號，原拓作：



， “大司徒”，官名，見《周禮·地官·大司徒》。何琳儀先生釋最後二字為“勺乘”，並說：^②

“勺”可讀“符”……“符”是先秦用為憑信之物，即“符節”。後來成為璽印之泛稱，參《史記·秦始皇本紀》“奉其符璽，以歸帝者。”璽文“符乘”系指符驗之功用。

可備一說。

公孫鈔文，古幣甸陽或釋（塗）陽，古樸可愛。352 頁

按：這是一方燕私璽，重新著錄于《古璽彙編》3900 號，原拓作：



，最後一字當釋為“安”，非“塗”。

① 施謝捷，《古璽匯考》，《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37 頁。

② 何琳儀，《古璽雜識續》，《古文字研究》19（1992），472 頁。



字鉢，古奇字，右從弓，與弭相近。352 頁

按：此釋可備一說。

光緒九年癸未（1883）二月初六日



孫黑鉢，字可入《古籀補》。367 頁

按：這是一方齊私璽，重新著錄于《古璽彙編》3934 號，原拓作：



，大澂先生釋為“戒孫黑鉢”，完全正確。

以上我們從《吳憲齋尺牘》中抽繹出吳、陳二先生有關古璽考釋的討論，正如陳繼揆先生所述：^①

二先生書信往還無間，拓墨互贈，商討文字，可謂集思廣益。

的確如此，在二人尺牘往返中，對於古璽釋文，或贊同，或各抒己見，不苟同。二人的友誼、研討，值得我們借鑒，更值得我們學習。

<參考文獻>

吳大澂 著、謝國禎 編，《吳憲齋尺牘》（一函七冊）（商務印書館，1938）

《吳憲齋尺牘跋》，《吳憲齋尺牘》（文史哲出版社，1983）（影印本）

施謝捷，《古璽匯考》，《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陳光田，《戰國璽印分域研究》（嶽麓書社，2009）

^① 陳介祺 著、陳繼揆 整理，《秦前文字之語》（齊魯書社，1991），274 頁。

- 強運開,《說文古籀三補》(中華書局,1986)(影印),43頁。
吳振武,《談珍秦齋藏越國長銘青銅戈》,《古文字研究》27(中華書局,2008)
李家浩,《戰國官印“尚路璽”考釋》,《揖芬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李家浩,《齊國文字中的“遂”》,《湖北大學學報》3(1992)
李家浩,《楚國官印考釋(四篇)》,《江漢考古》2(1984)
何琳儀,《古璽雜識續》,《古文字研究》19(1992)
陳介祺著、陳繼揆整理,《秦前文字之語》(齊魯書社,1991)

<Abstract>

The Epistle in Kezhai is one of Bronze-stone Series published by National Peking Library. It collected 58 letters from the famous epigraph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Wu Dacheng(Kezhai) to Chen Jieqi(Fuzhai). Ten of them referred to more than 20 ancient seals altogether. We discuss the explanations of the ancient seals, on basis of absorbing merits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Wu Dacheng, Chen Jieqi, Letters, ancient seals study

投稿日:2012.04.25

審查日:2012.05.11-20

確定日:2012.06.20